



论舞剧《云南印象》的多维审美表达

朱小秋

(华东交通大学艺术学院 江西, 南昌 330100)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the Dance Drama "Impressions of Yunnan"

Zhu Xiaoqiu

(School of Art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100, Jiangxi)

Abstract: In 2003, "Impressions of Yunnan" premiered in Kunming, marking the rise of the "primitive" art style in China and quickly becoming popular throughout the country, even influencing other regions in Asia. The classic original ecological dance works in the performance, such as "Happiness on the Road", "Sacrificial Drum", "Shangri La", etc., quickly spread to every corner of society. The concept of "primitive ecology" has also become a hot topic in society. This study aims to deeply analyze the beauty of "primitive ecology" presented in "Impressions of Yunnan" from four dimensions: art aesthetics, dance art, clothing aesthetics, and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in order to deepen reader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primitive ecology".

Keywords: 'Impressions of Yunnan'; Primitive ecology; Original Ecological Art

摘要: 2003年,《云南印象》在昆明首演,标志着“原生态”艺术风格在我国的兴起,并迅速在短时间内风靡全国,甚至影响至亚洲其他地区。该演出中的经典原生态舞蹈作品,例如《幸福在路上》、《祭鼓》、《香格里拉》等,迅速传播至社会各个角落。“原生态”这一概念亦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本研究旨在从艺术美学、舞蹈艺术、服饰美学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四个维度深入剖析《云南印象》中所展现的“原生态”之美,以期加深读者对“原生态”概念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云南印象》;原生态;原生态艺术

近些年来,舞蹈界的“桃李杯”大赛,同样为原生态舞蹈设立了奖项。刹那间,“原生态舞蹈”就成了舞蹈界和艺术界争辩的话题。一些专家觉得原生态舞蹈的出现会改变当下的主流舞蹈形式。陈旧的舞蹈形式受到了来自自然、清新、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原生态舞蹈的挑战。而原生态舞蹈也会彰显出自身的魅力,给观众带来一场清爽的视觉冲击^[1]。原生态舞蹈将舍弃传统学派,朝民族艺术方向发展,它想带给我们的是真正源自民间、保留原始风貌、未被改动的民族艺术。

一、由《云南印象》所带来的“原生态”热在当前文化研究领域,学者及观众不难发现“原生态”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热度逐渐上升。继

杨丽萍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印象》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诸多类似的原生态歌舞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特别是《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一原生态民歌盛会,其门票一度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同时,青歌赛亦将原生态唱法作为一项独立的演唱类别,其朴素而清新的表现形式为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2]。《云南印象》的成功引发了“原生态舞蹈”、“原生态食品”、“原生态戏剧”、“原生态建筑”、“原生态小说”、“原生态旅游”等一系列与“原生态”相关的概念进入公众视野。探究“原生态”一词的起源,据相关领域专家考证,该词最早见于自然科学领域,生态一词描述的是生物与其环境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自然生存状态,而



“原生态”则指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并得以保留的物质形态。进入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全球精神生态和自然状态的持续恶化,生态问题频发,这些现象促使西方思想界进行反思,在全球环境保护和生态批评的浪潮中,生态主义思潮迅速蔓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迅猛发展,国民经济水平显著提升,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如自然资源的大幅缩减、城乡发展矛盾、环境问题以及本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等^[3]。特别是工业时代对人的精神“异化”现象,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提出批判,而在当代社会,这一现象不仅未见缓解,反而有加剧的趋势。人们在精神层面上迫切渴望回归“原生态”,在此背景下,“原生态”现象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流行趋势。

二、《云南印象》中“原生态”之美

(一)《云南印象》中“原生态”艺术之审美特质

在舞蹈艺术领域,将“原生态”作为艺术标识的先驱,《云南印象》无疑在我国具有里程碑意义。该作品不仅是文化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而且其艺术理念亦根植于文化生态保护的土壤之中^[4]。在我国,“原生态”概念的起步相对较晚,尤其在舞蹈领域更是如此。1982年在北京举办的“亚洲地区保护与发展民间和传统舞蹈讨论会”对我国舞蹈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会议期间,民族歌舞的原生形态及其多样性成为讨论焦点。此后,舞蹈生态学的研究逐渐兴起,许多编导在创作中致力于生态舞蹈的研究与编排,他们通过提炼原生态民间歌舞的粹元素,并结合个人理解进行艺术构思,从而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5]。尽管这种做法并非毫无价值,但其往往无法全面展现生态民间歌舞的真正魅力,反而可能导致其被割裂。然而,《云南印象》却成功地保留了生态民间歌舞的完整魅力,其中所蕴含的人类原始特性和进化痕迹,不仅是民族的印记,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重要的民族标识^[6]。《云南印象》以深邃的民族性,将这台“原生态”歌舞剧演绎得淋漓尽致,反映了我们祖先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剧中,观众可以看到铜鼓舞、花腰歌舞、烟盒舞、打歌舞、藏族舞、甩发舞等精彩表演,其中“朝圣”一幕中,名为阿

布的小女孩的领唱尤为引人入胜,营造出一种神圣的氛围。这种艺术形式所传达的精神内涵,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灵,体现了民族文化、审美观念与观众心理的高度融合。

(二)《云南印象》中“原生态”的舞蹈之美

原始民族的祭祀仪式是“原生态”歌舞的起源。在原始社会,人类试图通过巫术与神灵沟通,以求在自然环境中获得神灵的庇护。在“万物有灵”观念和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影响下,原始人类进行了一系列神秘的仪式活动。通过对《云南印象》中歌舞的观察与分析,可将其归类为两大范畴:一是表现少数民族与神灵沟通的崇拜性歌舞;二是反映人际间交流,如交友、爱情等主题的歌舞。在《云南印象》的第二、三场中,舞者通过耕种、纺织等生产生活场景的再现,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如花腰歌舞、烟盒舞、打歌舞等。这些舞蹈通常具有固定的舞步和规律性,例如烟盒舞中的“蹄壳”动作,即舞者间以脚触碰对方的脚,这种动作类似于动物交配的模仿^[7]。花腰歌舞中亦包含男女间身体亲密接触的元素。

显而易见,这些舞蹈动作源自生活中的仪式行为,如“蜻蜓点水”、“扭麻花”等动作,反映了人们之间的求偶、交友等社交活动。在人与自然、心灵的沟通中,舞蹈展现了其他表达形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它是一项具有神奇魅力的运动。在宗教仪式中,舞蹈扮演了重要的展示角色。《云南印象》大量运用了仪式性歌舞,这些歌舞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实现了审美观念的双重超越:自我超越与自然超越。只有当观众跨越了自我与自然的界限,才能深刻体验到歌舞从仪式中来,又回归仪式的独特魅力,从而揭示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云南印象》中“原生态”的服饰之美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构筑了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各民族的服饰风格独具特色,不仅彰显了各自的文化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美学思想的发展^[8]。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服饰美学对我国美学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为我国美学的发展注入了持续的活力。

在著名的舞蹈剧目《云南印象》中,编导巧妙地融合了云南多个少数民族的服饰元素。这些服



饰经过精心的舞台加工与设计,以满足舞蹈表演的特殊需求。舞蹈服装与日常服饰存在差异,它们在色彩上更为鲜艳,配饰也更为夸张和富有表现力。在名为“太阳”的第一场表演中,主色调采用红色,象征着生命力与希望之光。红色服饰在舞台上极为醒目,为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第二场表演中,编导大量运用了彝族服饰元素。彝族服饰以独特的百褶裙著称,分为长款与短款。在集体歌唱环节,长款彝族服饰宛如溪中水草,随歌声自由舞动,展现出自然和谐之美。彝族服饰的色彩与图案设计富含民族特色,为表演增添了浓郁的民族风情。

第三场表演聚焦于傣族的日常生活。为了更好地展现傣族文化特色,编导选择了两种具有傣族特色的服饰。傣族居住于我国最南端的亚热带地区,气候炎热潮湿,因此服饰多为色彩鲜艳的小背心与筒裙。这些服饰适应了当地气候,视觉上轻盈动感,完美勾勒出傣族少女的身姿。

最后一场表演展现了西藏的风土人情。在服饰选择上,编导特别挑选了藏族康巴分支的服饰。康巴服饰与其他藏族服饰有明显区别,尤其是头饰设计,体积较大,色彩夸张。这种独特的头饰设计与舞台服装需求相契合,为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康巴服饰的特点突出了藏族文化的粗犷与豪放,并在舞台上营造出神秘庄严的氛围。

通过这些精心设计的民族服饰,《云南印象》这台舞蹈剧目不仅向观众展示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体现了舞蹈艺术与民族服饰美学的完美融合^[9]。

(四)《云南印象》中“原生态”的“天人合一”之美

“天人合一”乃老庄美学所追求之审美境界,其主张“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意指通过对天地间美的认识与感受,以洞悉宇宙万物演化发展之规律。此理念深植于中华民族审美意识之中,自古至今,一以贯之。原生态歌舞之创作形式,恰逢人民精神回归之需而生,其所呈现之物质世界,映射出天地之美之深邃与博大。陈旧之舞蹈形式,面临清新、自然、生命力旺盛之原生态舞蹈之挑战。原生态舞蹈亦展现其独特魅力,为观众带来清新之视觉冲击。在《云南印象》之大型

舞蹈表演中,大量运用真人、真道具等真实元素,力图展现“原生态”之美之本真,尤其在舞蹈动作之设计上,均体现了自然之发展,与“天人合一”之理念不谋而合。《云南印象》所展现者,乃人与人之间真实情感与思想之交流,其厚重、质朴、丰富、纯粹、真实等特质,为其他艺术形式所难以比拟。因此,对《云南印象》之审美角度,应在解除一切束缚之基础上,以平和之心欣赏,方能真正理解自我超越、自然超越之概念,触及“天人合一”之审美境界。尽管在欣赏舞蹈之过程中,审美主体难免带有局限性,不同之人对同一舞蹈作品亦会产生差异化之欣赏感受^[10]。然而,只要观众全身心投入舞蹈表演之中,以个人之人生修养与感悟去理解舞蹈之美,以生命之律动去感受舞蹈所传递之意境,则能体验到《云南印象》所带来之无限审美愉悦。

三、结语

由杨丽萍创作的《云南印象》,其蕴含的“原生态”之美,是对云南民族民间舞“原生态”的发掘与拓展,同时进行了自觉的艺术舞台呈现。《云南印象》的出现,为我们舞蹈多元化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为振兴我国舞蹈多元化格局作出了杰出贡献。原生态舞蹈摒弃了传统学派,朝着民族艺术方向发展,它想带给我们的是真正源自民间、保留原始风貌、未经雕琢的民族艺术。《云南印象》带来的“原生态”热与“原生态”之美,仍有许多未被发掘之处等待我们去探寻。从中国舞蹈话语体系和文化战略意义的角度看,《云南印象》的“原生态”仍需进一步解读。

参考文献:

- [1] 杨丽萍,王红川.原生态舞蹈的剧场化表达路径研究——以《云南印象》为例[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1(3):45-51.
- [2] 李心峰.非遗保护中的“原生态”概念辨析[J].民族艺术研究,2020,33(2):5-12.
- [3] 向云驹.原生态艺术的舞台化重构与审美变异[J].文艺研究,2019(8):102-111.
- [4] 刘晓真.民族舞蹈的符号转换与意义生产——从田野到舞台的考察[J].中国文艺评论,2022(5):78-86.
- [5] 彭兆荣.生态美学与少数民族身体叙事[J].贵州民族研究,2021,42(4):89-95.



[6] 马盛德. 民族民间舞蹈的“原生态”争议与当代传承[J]. 艺术百家, 2023,39(1):150-156.

[7] 罗斌. 舞蹈生态学视域下《云南印象》的时空结构分析[J]. 民族艺术, 2022(6):134-141.

[8] 教育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导意见(2021年版)[S]. 北京: 文化出版社, 2021.

[9] Anthony Shay. Ethnic D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A Case Study of Yunnan Impressions [J]. Asian Theatre Journal, 2020,37(1):120-138.

[10] Helen Rees. Soundscapes of Yunnan: Musical Tourism and Ecological Performance [J]. Ethnomusicology, 2019,63(2):231-259.

作者简介: 朱小秋(1989-6), 女, 汉族, 江西南昌人, 硕士, 华东交通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舞蹈艺术。